

青年佳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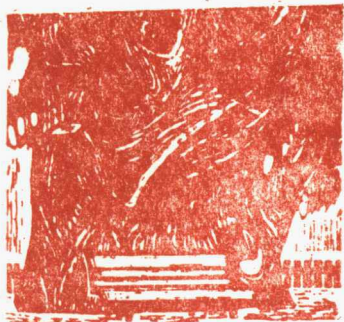
Qing nian jia zuo

1985年小说选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青年佳作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Qa72P103

青 年 佳 作
(一九八五年选本)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

*

850×1168 1/32 13.75印张 2插页 301千字
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2,500册 定价2.45元

·目 次·

十八岁进行曲	方 方(1)
胡杨林	沈贻炜(49)
青年布尔什维克	孙 颔(64)
乱世英雄	刘玉堂(134)
栽花的小楼	刘震云(156)
那竹篱围隔的小院 ...	程 青(182)
黎明的红柿林	程 海(263)
死刑临场监督记事 ...	刘峰军(301)
古河道	彭见明(320)
白茫茫的雪野	王凤麟(355)
在马贩子的宿营地 ...	路 远(377)
滚单鼓的老人	张 涛(398)
船 票	徐晓鹤(419)



方 方

十八岁进行曲

〔作者简介〕方方，原名汪芳，女，一九五五年生于南京，江西省彭泽县人。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市当工人。一九七八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。现任湖北电视台对外宣传部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发表的主要作品有：《“大篷车”上》、《啊，朋友》、《校树和他的诗友们》、《离别校园的时候》、《制片主任》等多篇。小说集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第 一 章

十八岁，这是我小时候做梦都向往的年龄。十八岁象太阳一样明亮而火热，象月光一样纯洁而清朗，象风一般自由而开放。一个人到了十八岁才算得上一个笔笔挺挺站立着的人，公民权、选举权、入党权、参军权……统统要到十八岁才能获得。世界仿佛是为十八岁准备的。

十八岁便能象爸爸一般板着面孔，用成人低沉的语调说话；就能象妈妈一样庄严地从宿舍小径上穿过，不屑于理睬任何好奇的目光；就能象哥哥一样神气活现地抽一支用自己的工资买来的香烟……

十八岁是幻想的岁月，是渴求的岁月，是诗的岁月。

今年，我终于十八岁了。然而，我却对它完完全全失去了兴趣。我待业了，就在满十八岁的前夜。阳光、绿草地、咕咕叫的鸽子，还有妈妈的油煎荷包蛋，一切都由那天变得索然寡味。

“妈妈，你退休吧，我来顶替你。我十八岁了。”

“傻瓜。妈妈教的是西班牙语，你顶得了吗？”

我哑然了。

“爸爸，你退休吧，我顶替你。我十八岁了。”

“混蛋！我退休，那把手术刀到你手上，非捅死几个人不可。”

我沉默了。

“哥哥，我想问问……”

“去去去，你没事，我还有事呢。”

我开始仇恨了。傻瓜、混蛋，还加上去去去，这就是我。可是，该恨谁呢？妈妈老是殷勤地把荷包蛋夹到我碗里；爸爸总是在桌上有一碗红烧肉时送给我三十粒黄连素；而哥哥则每天为我把半夜掀到床下的毛毯捡起来，又为我搭在脚头。他们都是爱我的呀。然而，爱不等于理解。也不等于信任。

“雨珍，在干什么？”我蹑蹑跹跹地到了雨珍的家。她是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班长，也在待业。有她垫底，我有理由坦然几分。

“学裱画哩。”雨珍喜滋滋地说。她摆弄着手上的刷子、浆糊之类，看上去倒没有待业者的气色。

“裱画！好嘛，你爸爸会画，你会裱，以后再加上温聪。全了，可以开小店了。”我悻悻地说。裱画，虽说不象画画那么高雅，味儿正，可倒也比裁缝、小吃铺的伙计强它三五分。还有那温聪，一个走运的小子，他考上美术学院了。

“那么，请问先生，您在干什么？”雨珍反问。

“我么？在干什么也不干，懂吗？”我傲然地回答。现在我不在乎雨珍了。既用不着求她借数学复习题，也不怕她早自习点我读外语。

“那么打算总还是有的吧？”

“打算？三岁时打算卖冰棍，只卖给我爸我妈；五岁时打算在公园看大门，一个外人不让进，所有的滑梯、木马全归我；十岁时打算当兵，可以不下乡；十五岁了，打算当老师，给学生布置一辈子也做不完的作业；十七岁，打算当个游泳健将，因为华华灌了我一次水，我得学点本事报复他；十八岁，喏，就现在，打算再也不打算了。”

“咯咯……”雨珍笑得手直抖，排刷也掉在了地上。

“别笑了。”我冷起面孔吼了一声。然后说：“有烟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没有。你还想叼着香烟逞威风么？我可不想。”雨珍气鼓鼓地说。

“好吧，那么再见了，班长。面包会有的，香烟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我把手抄在裤兜里，走了。

我是故意凶雨珍的。谁让她总是比我走运呢？同学十二年，她是十二年一贯制的班长，而我，“官儿”当得最大时也只是她手下的一个小组长，还拖个“副”字。原以为出了校门，该平等了，谁料想，她又走在了前面。唉——

我知道，我是有点儿喜欢雨珍了，可雨珍喜欢的是温聪，而温聪是堂堂正正的大学生。

在“街待办”，碰到了华华和铁山。幸而他俩同我完全一样，无事干。这使我不再嫉妒走运的人们了。

“有什么消息？”我问。

“待办社头条新闻：别着急，慢慢来。”华华一撇嘴说。

“嘿，好长时间没玩了，真让人憋得慌。”铁山兴致勃勃，他忘了他低薪的父亲、生病的母亲和两个小弟弟。

玩就玩呗，只能如此了。

“街待办”院墙外，有棵大树。那树叫什么名字呢？没问过，也不打算问。华华叫它“牛奶”树。因为摘下一片树叶，细细的叶柄能流出树汁，象牛奶一样白的树汁。不过那“牛奶”挺涩，我舔过。

“牛奶”树的浓荫覆盖着一大片黄土地。阳光艰难地穿过树叶忽闪忽现地映在地面。

“上去！”华华一指树。

我和铁山立刻猴似地爬了上去。从树杈间翻上翻下，我们来了次“抓特务”。六年前，我们小学毕业时玩过最后一次，一

直到今天，我们都十八岁了。紧紧张张地过了六年，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。树长大了，地面上的浓荫也长大了，我们的个头更大了，可惜，游戏却没长大。就象六岁的孩子拿着胶皮奶嘴子的心情一样，我们只来了一轮，便觉得游戏乏味之极。

“雨珍学裱画，真够运气的。”我累了，骑在一根树杈上。感慨着说。

“放心吧，饿不死你，急什么呀。你爸妈工资比我爸妈工资高多了。一天到晚罗罗嗦嗦的工作、工作，看看我你就不用愁了。”铁山海里海气地说。他爸爸是真正的公园看门人。

“都象你这样，叫天下父母都别养儿子。”华华刺了铁山一句。

“牛奶树不能养老，而且，咱们以后也会爬不动的……”我很忧郁，也不理解他俩为什么不忧郁。

“嗨，别小知气了，喂，要是木匠、铁匠、鞋匠这一类的事，你俩干不干？”华华说。

“你干我就干！”铁山回答。

“我……得想想。你们知道，我和你们不一样。”爸爸是医生，妈妈教西班牙语，儿子却去干这些，那么手术刀和教鞭全会挥到我头顶上。我知道。

“那……我爸爸也不会同意的。”铁山胆怯地望望华华，也改口了，“我爸想让我当演员。他认识电影厂一个真正的导演，每次进公园都不收他的门票。那导演答应让我去试试镜头。”

“什么时候说的？有几个人在场？”华华问。

“五月。在公园门口，他们全家十来口人都在场。不信，去问。”铁山很得意自己的记性。

“够了，你这笨蛋！”我骂了他一句。

“怎么？我当演员不行？梁波罗第二。”铁山指指自己的脸，

颇不服。

“那导演可真给你导了一出戏。你呢？演得也不赖，进入角色啦。”华华按了按铁山的脑袋，然后说，“可怜白长了你这副好面孔。”

铁山恼怒了。爬到最高的树杈上，屁股正坐落在我和华华的头顶。没准放几个屁，可让人受不了。华华和我都认输了。那个赖小子！

“俏皮！”树下一阵喧哗。有人吆喝着。

“是猴子和大拿。”铁山一下紧张起来。

那是我们的两个死敌，也是方圆几里出名的两个无事生非之徒。

这下他们得手了。“牛奶”树的大树干上被泼上了大粪。真倒霉，公共厕所离大树不到一百米。我们被困了，被恶臭重重的大粪困在了树上。

“哎呀……怎么办？”铁山哆嗦起来。

“混蛋，你抖个什么？抱紧树干。”华华照铁山的屁股砸了一拳。

“刘铁山，毛丫头们请你去演讲。”猴子笑嘻嘻地说。

学校春季运动会，铁山头一次担任女篮比赛主裁判。女孩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没完，铁山的得意劲儿达到了顶峰。猴子嫉妒了，他正追求红衣队的后卫。于是，猴子一挤而上，当着所有女孩子的面邀请她们去逛公园，并郑重宣布，铁山的爸爸看大门，绝不收门票。在哄起的尖声脆气的大笑中，铁山软倒了。结果，裁判由华华顶替了。球赛以后，华华约了我狠揍了猴子一顿。当然，猴子又约了大拿回敬了我们。一顿奚落和一顿揍，使铁山在猴子面前永远地丧失了勇气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华华……”铁山语无伦次，慌乱地不知如何。

“怕他们什么，抱紧树。”华华一声大吼。我们就这样僵持着。

“哈，我有办法了，大拿，拿鸟枪去。树上有几只飞不走的鸟儿，反正这不是爱鸟周。”猴子忽而跳起来打了个“别子”说。

“鸟儿，再见！”大拿还朝我们“飞吻”了一下。

眼下要紧的是迅速逃跑。

华华要直接从树干下去。衣服脏了，换换就行，五个姐姐把他宠得象“特保儿”。我可不行，虽说有妈妈代劳，可唠叨话至少也得听十箩筐，万一告诉爸爸，面孔一虎，那我就没法过日子了。

我投了否决票，铁山更是强烈反对，他倒不在乎洗衣服。他哪天不是洗一大盆衣服呢？爸妈的、弟弟的，打待业那天起，就得干这些。要不，敢那么理直气壮地坐在小桌前吃饭？他在乎的是衣服。那件浅蓝色带暗条的尼龙翻领衫是他爸爸专门买来给他考演员的。为了美，他提前上了身。

“好吧。”华华眼珠一转，改了主意，“找一根长树枝，滑下去。我第一，铁山第二。”

这主意不坏。“牛奶”树枝有韧性，这我知道，这一滑，既安全又惊险，对于无聊透顶的我们也还是一点小小的刺激。

“不行，会摔死的。”铁山惊呼起来。

“行，那你当鸟儿吧，要不，猴子白跑一趟了。”华华瞅准一根树枝，双腿一攀，勇敢地爬过去，爬到中部，树枝弯了，向下垂去。华华滑着，距地近一米，他松了手，树枝反弹回来，成功了。

“快下，抓紧时间。”华华高兴地举起了双臂。

可怜铁山，手脚全发抖。一边滑一边哭出了声。落地时，“嘶啦”一下。还好，衣服没破，裤裆却炸了线。

惶惶如丧家之犬，我们三人全溜了。对于猴子和大拿这样的小霸王，我们不跑又怎样呢？没准他们身上还带着刀子呢。

我们没回去，跑到大冒家。因为铁山要换裤子，因为大冒家没女孩，因为大冒嘴巴严而力气大。

“我明天要走了。”大冒说。

“上哪儿？杭州？上海？告诉你，秋天到北京最好，香山，还有卧佛寺，那佛是铜做的。嗯，哈尔滨也不错，有郑绪岚的太阳岛。”华华最渴望的是旅行。不管什么地方，只要远离他的父母和五个捧着他的姐姐，他都乐于前往。这辈子，他还没坐过火车呢。他家里一致认为出门最不安全，无论车船。为此，恨不能找根铁链子把华华拴在门柱子上。越是这样，越造成了华华出门闯荡的念头。用食指指着地图的旅行，华华已进行数以百遍了，旅行路线也画了好几条。可惜，一条也无法实施。

“什么呀，我到乡下去。”大冒憨憨一笑。

“下乡？你自愿下乡？你可是真的大冒傻气了。想当什么突击手么？得了，给你封个最高级的先进标兵也没人崇拜你。乡下那日子，三岁小孩都清楚。苦着呢，没前途。要不，知青能全回来？要不，我们这几届能全留城？”铁山系好了裤子，又显得风流倜傥起来。在大冒面前，他是雷轰不倒的趾高气扬，好象凡是他知道的东西大冒全不知道。其实，他家连个下过乡的亲戚都没有，全是自己想当然。

“大冒，把他裤子扒下来，别借他，看他有多大能耐。”华华说。华华的五个姐姐，有三个下过乡。二姐嫁给了一个农民，至今仍留在农村。华华很喜欢他的二姐夫，每次过年过节，二姐夫总是要为华华带点乡下的土特产、小玩艺。虽然土而小，但却实在、亲切。而大姐夫则总是挟几本书进门。倘若买“福尔摩斯”，或者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之类，倒也颇投华华口味。偏偏那老夫子尽买些《趣味数学》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之流。华华厌极了。因为十万个为什么中根本没有他要问的为什么，比方说：为什么我

十八岁要待业？为什么我想独立而独立不起来？所以华华一向明显地偏袒二姐夫，从而，他对乡下的一切充满了热爱之情。

“我哥哥下过乡。他说，下乡也不是那么坏的事。虽然苦一点，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。有一本书上还说，不认识中国农民，就不认识中国。要是我爸妈同意，我都想下乡去闯荡几年，再想法子回城。”我说。既然大冒决定下乡，还是鼓励为好。十八岁了，一个人应该有权对自己作出任何决定。

“嘿嘿，铁山讲得对。下乡才是真正的冒傻气哩。我可不干。我到乡下是去赚钱的。”大冒竟撇开了竭力为他帮忙的华华和我，而倒向了铁山。

“怎么赚？”

“我爸爸，嘿，他的点子多，抵我十个强。他给我买了一架照相机。看，三十六块的。还有胶卷。要我下乡，给农民拍照。赚了钱，再买好相机，叫什么‘疙瘩’牌，洋名字，我忘了。”

呵，大冒也有事干了。而且这是桩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呵。用书面语言说，大冒要成为摄影师了。我们全怔住了，也默然了。

又少了一个同类者。

“这主意出得有技术，省级水平。”华华说。

“你……干得了么？”我问大冒。他爸爸固然精明，可大冒却是不折不扣的实心木头。高中毕业，连文凭都没有拿到。每年能升级，都不算他好运气，而只能算“好亲戚”——校长是他表舅爷。

“怎么干不了？一进高中，我爸就开始教我了。学了一年，全会干了。”大冒总算也发现自己有了比我们强的专长，于是在他一向谦卑的脸上也透出几分骄矜之气。“我买简装卷，又便宜，又实用。时间一般用一百分之一秒。光圈嘛，根据季节变化

和阳光的强弱调整。对了，我爸说，农民照相喜欢照人不照景，所以不用考虑景深变化问题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诀窍，告诉你们可以，反正你们不会玩照相。不过，你们千万别泄露哟。我爸说的，离城里近的乡下，收费可便宜一点，离城一远，价钱上涨，要是到了大山沟，碰上办喜事的，照一张开口要三、五块都行。真这样，嘿嘿，我一个月可以拿到百来块哩。回来，我请你们吃蛋糕，三角形的，一毛一块，特好吃。”

大冒几乎被自己的话陶醉了，他的脸红通通的，年轻，漂亮。我们也是如痴如呆。在谋生的路上，看来，大冒已远远走在了我们前面。他已经有了养活自己的本事，有了一技之长，而我们，刚才还在“牛奶”树上“抓特务”。就这，我们背后老称他为“傻大冒”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大傻蛋一个呢？

夕阳西下了。真不明白，既是残阳，为何还要这般辉煌地熄灭。那红彤彤的一片片晚霞燃烧般地炫耀在我们眼前。太阳在短短的一天中，就有两个火红的，吸引千万人悦耳瞩目的时刻。它使东方燃烧一次，又使西方燃烧一次。早晨，它以积蓄的力量和蓬蓬勃勃的热情，赢得无数赞颂之词；黄昏，它以临别的庄严和逝去的骄傲，赢得无数感慨之声。而我们，十八年，却没有发过一次光，没有任何吸引人的能力，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。而今，连傻大冒也不如了。

我们三人同行，常常是喋喋不休，吵吵闹闹。这一会儿，却是沉寂一片，单调的脚步声随着我们的影子向前。

十八岁呵，原本是一个喧嚣的、骄傲的年龄，可是我们怎么感到这般地消沉和沮丧呢？

第 二 章

每天的晚饭，是我们一家四口聚集的时候。爸爸、妈妈、哥哥三个人，缺了一个，就不能正式开饭。他们一个个都似大亨。对我，可从来不这样。有什么法子呢？我最小，又没有工作，头上压着实实在在的三座大山。所以，我觉得我的喘息都是沉重不堪的。

我早料到他们已经吃饭了，推开门，果不其然，桌上冒着热气。

“小弟，又‘野’到哪里去了？”哥哥劈头就问。

“爬了树，抓了‘特务’，准备跟人打一架，对方有刀子，没敢。”我故意没好气地回答。

爸爸又要瞪眼睛了，妈妈用手作了制止。

“吃饭吧。你呀，还这么淘气。哦，今天，居委会的徐大妈来了，问你愿不愿到前面小餐馆去卖票，她们正差一个人。我回绝了，我们的儿子，不能去干那种事。”妈妈为我添了饭，又忙不迭地替我挟菜。

卖票？虽然，我也拉不下面子到熟人出没的前面小餐馆去卖票，可是，为什么连问都不打算问我一下就回绝呢？这事应该由我来决定的呀。我一阵气闷。

“我要吃什么得由我自己决定。”我把碗尖上的菜，统统挟还给了妈妈。

“妈妈，您是自找麻烦，他又不是没手。”哥哥说。

是的，我有手，这双手虽然不能养活自己，但是吃别人的还是能伸屈的。

我闷头吃了几大口。

“妈妈，雨珍有工作了，她学裱画。”

“噢，她家干什么的？”妈妈慈爱地问。

“她爸爸是画画的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她爸画画，她裱画，正合适呀。咱们家呢？总不能我教书，你备课，或者爸爸动手术，你去包扎伤口呀。”妈妈呵呵笑了笑。

爸爸和哥哥都乐了。那神气，全是冲我来的。

“爸，傻大冒到农村搞摄影了。”我忍住气，又回到正经的话题上。

“什么大猫小猫的。”爸爸咕噜了一句，漫不经心。

“我高中同学。他爸给他买了一台照相机，要他到农村给农民照相，一个月能赚一百块钱哩。”

“一点儿小人，开口闭口就讲赚钱，格调怎么这么低？”哥哥瞪我一眼。

“当然要讲赚钱，要生存就要赚钱。”我抗辩道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还是说‘工作’两个字文雅点。他家是干什么的？”妈妈又来这一套了，好象查户口似的。

“他爸在小马路摆地摊。”我说。

“这就很明白嘛，我们同他家不同。”爸爸说。

“听爸爸妈妈的，别想那些邪门歪道。爸爸是这一带有名的医生，妈妈的学生又多，哪能让你瞎在外面兜生意呢？让人笑话。工作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，政府没忘记你们。”妈妈温温和和地劝导我。

“妈妈，您老是对小弟强调我们家的身份，这不对。”哥哥出人意外地站到我的一边。

“你少插嘴。我们是世代书香之家，身份不用强调，它搁在那儿。”爸爸训斥了哥哥。

哼，身份，身份又有什么用？它能一个月卖二十块钱养活一个人吗？可惜，爸爸脸色不好看，我不敢回嘴了。要不，筷子会敲到头顶上。真没治，我估计爸爸小时候一定遭到过爷爷的严格管教，这会儿，全冲我报复来了。那么，好吧，我的儿子，等着，将来你也会有这种倒霉时刻的。让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
“哥哥，今天猴子和太拿欺负我们……”因为哥哥帮我说了话，我对他又恢复了过去的好感。

“别老同这帮人混在一起，你也满十八了，谁好谁坏该分得清了，我象你这么大，割麦、插秧、赶牛车什么都干过。谁象你，尽好惹事儿。”哥哥态度转得真快，劈头盖脑给了我这么一顿，真把我心底的火苗撩得一蹿一蹿的。

我放下碗筷，站了起来。桌上菜肴虽丰富，而我却味同嚼蜡。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此刻我的心情。

“怎么只吃半碗饭？”妈妈急了。爸爸和哥哥也停下筷子盯住我的脸。

“不想吃，不想吃了。”我有点儿想哭。但是，我清楚，要哭也不能哭给他们看。

我疲倦地转身朝里屋走去。

“回来！”爸爸喝道。好凶呵。

“少在外面转转悠悠，在家里读读书，今年再去考一次。”

“是的，还考你的医学院。不过，得下一辈子十八岁的时候。”我终于拿出勇气讽刺了爸爸一句。谁让他还提考大学呢？

这顶撞还只是开头呢，等着吧，强硬的还在后面。

我躺在床上，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由灰蒙蒙变得黑漆漆了。今晚没月亮。穿堂风从阳台，经窗户，到门口，一阵阵从身上掠过。盛夏早已结束了，那种炎热得使人暴躁，使人坐卧不安，使人无端冒火的气候已经越过了赤道。白昼的大地承受的是越来越